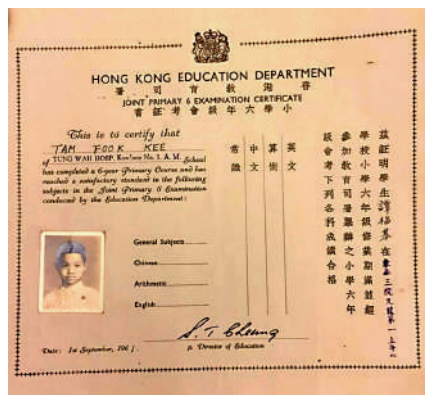


匿藏母愛

母愛，最能鑄造孩子的成就。

母愛，往往藏於細節。一個在旺角唐樓長大的孩子，一九六一年應考升中試，獲派往牛津道上的英華書院（中一二學生先在旺角彌街望角堂上課，中三始轉往牛津道）。英華的教育春風一漾，不止把孩子送入最高學府——香港大學，還成就了孩子的寫作夢。

慈母在二〇一七年去世，孩子也病了好幾個月，待得收拾亡母遺物之時，無意中打開匣子，一看，呆了，剎那間淚水盈眶，清潸然不能自己。原來匣子之內藏了兩張證件——一張是小六升中試合格證，另一張是派往英華的入學書，竟保存得完好如新。啊，母親竟把殷殷期盼，悄悄收藏在匣子裏五十七年。



▲譚福基的小六升中試合格證。作者供图



HK人與事

黃秀蓮

滿匣春暉，映照了孩子一生。母愛，竟可以把孩子也忘記了的證件，這轉振了一生的證件，暗裏珍藏，靜中盼望，天長地久，牢牢守護。這孩子自幼就愛思考「我從何而來？我為何而生，我為什麼一定有這副樣子，這些際遇？」想多了，不免驚惶，「在我童年時偶爾想起這些便驚悸得要哭起來，直到躲進母親的懷抱裏才覺得心安」《會考故事》（一九六八年）。母親愛兒，細緻而含蓄；母親課兒，情深而寄遠。原來是秀才的女兒，怪不得那麼秀逸不凡，那麼珍重一縷書香了。孩子在「篆煙氳氳繚繞」裏把慈顏端詳，只覺「疑真疑幻，母親臉上那孺慕虔誠的神情，我一時間也看不真切。」《穗城秋月》（二〇二〇年）儘管撫育六個孩子，勞碌於旺角攤檔，更窮苦了半生，瓜子臉且美人尖的母親，到了晚年依然文文秀秀，文秀如她愛兒課兒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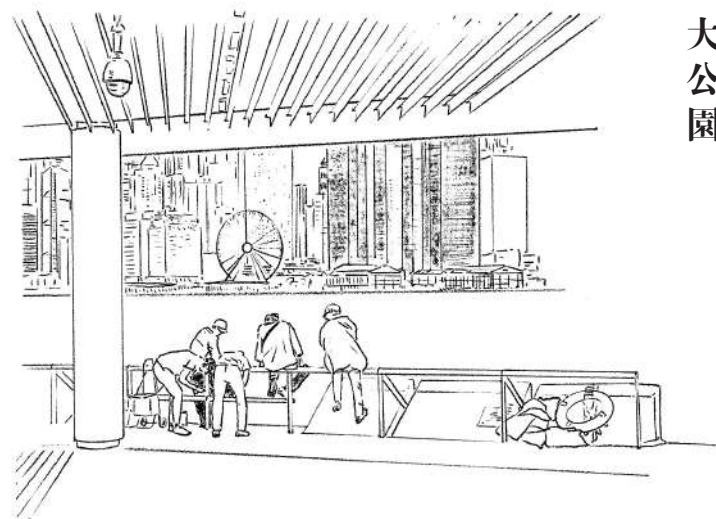
「母兮鞠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詩經·蓼莪》，孩子在母親祝福下穩步踏入牛津道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孩子在母訓在校訓中，不捨晝夜，終於砥礪成才，實踐了寫作這終身志業。他正是《牛津道上的孩子》這本書的主角——詩人譚福基。

時地人

梁貝爾

五人的派對，在看地上的風景。



崇山峻嶺覆蓋的國度



域外漫筆

陳安

我說的是瑞士。不想多說這個國家眾所周知

的中立立場或勞力士、歐米茄，而是想在十餘天瑞士之行後，說一說這個被阿爾卑斯山脈的峰巒疊嶂覆蓋的歐洲小國給我留下的印象。確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國。我們的旅行幾乎都是穿越在崇山峻嶺之間，或乘汽車，或坐火車，沿着山谷、山壁，去各處景點，坐纜車，登高峰，觀山色、湖光、瀑布、雪峰、冰宮。為了欣賞嫵媚的少女峰，我們乘火車穿過長達七千多米的隧道，登上了歐洲最高的、海拔三千四百五十四米的火車站，終於能領悟一下當年馬克·吐溫的讚詞：「少女峰這個名稱很好，沒有比少女更潔白無瑕和聖潔的了。」

經過一個個山谷，穿越一條條隧道，我發現瑞士的一座座城鎮、一個個村莊實際上都是建在山腰、山麓或山谷。小時候讀的一首小詩很難忘：「山腳下有個村莊」，那麼在瑞士就是「許許多多山腳下有許許多多村莊」。廣大瑞士人每天早晨一出門，看見的總是房後的高山、房前的峻嶺，山嶺上長滿鬱鬱蒼蒼的常青樹，有湖泊的地方便有清澈潔淨的綠水，高聳在青山之上的雪山則成了西歐的水源，萊茵河從阿爾卑斯山上流下，徑直流向六個國家造福於沿河民眾。

要特別說一說的是瑞士的隧道。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擁有瑞士那麼多、那麼長的隧道。瑞士有三個主要語言區，分別與德、法、意三國接壤，語言不應成為本國人之間的隔閡，那就互相學語言，說德語的學點法語，說法語的學點德語，說意大利語的學點德語、法語，還有英文也可成為常用語言。但比語言更重要的應是交通，沒有汽車、火車，三個語言區就被崇山峻嶺隔絕，各自封閉，互不來往，更不能與鄰國交往，那還像什麼國家？所以在十八世紀初期就在阿爾卑斯山出現了第一條短隧道，十九、二十世紀成了隧道開鑿興旺時期，二〇一六年延長工程竣工的伽特哈德隧道長達五十七公里（三十五英

里），則成了世界上最長、最深的隧道。

我們這次總算是充分領悟了英文習慣用語「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隧道盡頭的光）的含義，因知道「光明就在前頭」而始終興致勃勃。有一天，我們乘坐「冰河快車」前往馬特洪峰山腳下的美麗小城策馬特，一共經過二百九十條橋樑，九十一個隧道，有一條隧道長十四公里，車開多久？我盯視手錶：二十分鐘。山間火車均用窄軌鐵道，在陡峭坡度上則利用齒軌行進。各車廂都是大玻璃窗，讓你清晰地觀賞窗外的山景湖色。

如今，瑞士的鐵路在中南部阿爾卑斯山脈、中部高原地區和北方侏羅山脈的山嶺間南來北往，四通八達。我在瑞士隧道地圖上特別注意到火車還通往鄰國都市：法國巴黎、里昂，德國慕尼黑、斯圖加特，意大利米蘭、都靈。中立的瑞士沒有與世界隔絕，熱心與各國聯手合夥，而世界各地人士也確實嚮往瑞士的青山綠水，前往觀光者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也是絡繹不絕，到了白雪皚皚的冬季，更有一群群滑雪愛好者如雪片一樣紛紛飄去。

這次旅行也讓我們知道即使在崇山峻嶺的包圍中，我們也能輕易地通過一條條隧道離開瑞士，去法國，去意大利：有一天，我們在聖摩立茲乘坐著名的伯連納列車，有三小時時間觀賞沿路景色，結果到了意大利的蒂拉諾城，在那裏吃了一頓意大利菜，自然包括斯巴蓋蒂麵條和披薩

餅。又有一天，從沙莫尼城出發，換乘多部列車，最後到了離日內瓦不遠、有「阿爾卑斯山珍珠」之稱的法國小城安訥西，在那裏一家小餐館用午餐，其烤大蝦我覺得是這次旅行中最美味的菜，接着又在另一個法國小城、日內瓦湖畔的伊瓦爾鎮吃到了法國名菜蝸牛和鴨肝。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與其夫人在該鎮「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十二年」，現應有故居保存，可惜我們沒有時間前去一看。

那麼多隧道，那麼多艱險的工程，瑞士人是付出了極大代價的。開鑿過程中，不少人死於爆炸、墮山、疫病等各種事故。但瑞士人明白，建設國家必然會有犧牲，為戰爭去當炮灰不如為建設自己的國家付出代價。他們經受過戰爭的蹂躪，被法蘭克王國征服過，也被拿破侖軍隊鎮壓過，自己也在二戰中犯過錯誤，所以他們後來執意中立，不要聯盟，不要戰爭，而要和平，要安寧，要在中立而不受干擾的環境中加緊建設，在並不優越的自然條件下披荊斬棘，開山鑿石，修隧道，築鐵路、公路，讓這個被崇山峻嶺封閉的國度變得暢通無阻，生龍活虎，以出色的建設成就高聳於令世人矚目的世界之林。

短促的旅行，還有許多美好印象：白朗峰的壯美，琉森湖的碧波，登山、攀岩步步上升的人，練習跳傘、徐徐降落的人，還有在首都伯爾尼的愛因斯坦博物館，等等，而最深刻的印象還是阿爾卑斯山脈的崇山峻嶺：高峻，強固，壯觀，乃是瑞士及其人民的象徵。



◀「冰河快車」是瑞士著名的觀光列車之一。資料圖片

殘缺是一種留白

我在法國巴黎羅浮宮，看其三件鎮館之寶，其中兩件是殘缺的。

勝利女神像高高在上，欲乘風歸去，又似凌空而降；背上雙翼煽動，騰空而起，欲覽人間，衣帶臨風，半裸半露。第一眼看見時確心中一沉，勝利女神無頭無臂，是一尊殘缺的女神。細看，越看越覺得她美，能看見她的身姿美、身形美，美不勝收。

這尊勝利女神像是公元前二世紀的藝術品，出自何人之手，無從考證。二千年後，在愛琴海薩莫色雷斯島出現，出土時只是一堆碎片，後經多年的修復方成今日之勝利女神。勝利女神因何而匿，因何而碎，其頭、其臂何在？一直成為藝術界、考古界的難題，直到一九五〇年才找到它的一隻手臂。考古專家認為，勝利女神像是為迎接勝利歸來的古希臘艦隊而作，是坐落在臨海的一塊巨礁之上，企望她把勝利降福給遠方的戰士，因此勝利女神應該滿面春風，滿臉喜悅，在朝霞和海風中降臨勝利之神。因此勝利女神薄衣飄帶被海風吹起，能清晰地看出女神豐腴青春的肢體，線條的美直接透出一種朝氣向上，活力無限的美。

這尊無頭的勝利女神雕像不是偶然產生的，我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中看到過被稱之為「美惠三女神」像，也讓人情不自禁地陷入美的幻想之中。那也是公元前二世紀的古希臘藝



閒話煙雨

白頭翁

術作品，是三位裸體的女神組成，她們中間一位向後，兩邊兩位向前，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充滿着青春、熱情、喜悅，她們是阿弗洛狄忒女神的三位侍女：美麗、歡笑、豐盛，雖然她們都失去了頭顱，失去了雙臂，但絲毫沒有破壞她們美的豐韻，美的氣質，美的優雅，美的浪漫。她們的名氣不如勝利女神大，其中一個原因她們只是女侍，被置放在公共浴室之中。

古希臘女神像大多是裸體或半裸體的，這是古希臘雕塑藝術的風格，其中做得完美的是維納斯像，也就是羅浮宮的第二件鎮館之寶。《米洛的維納斯》堪稱世界珍寶。有人把羅馬時代稱為維納斯時代，足見其偉大。維納斯像一八二〇年在希臘愛琴海的米洛斯島上被發現。誰能想到，維納斯幾乎引來一場戰爭。為了維納斯，英法兩國不惜動用軍艦來爭奪。有一個說法，維納斯正是在爭奪中失去了雙臂。斷臂的維納斯也曾經引起過數不清的爭論，為了挽救維納斯的「全美」，作出過無數個方案，為維納斯再造一雙手臂。另有一種歷史的回音：也可能塑造維納斯的那位偉大的藝術家根本就沒有為她製造雙臂，或許認為無臂的維納斯更美，缺失的雙臂為生命和美留下了無窮的留白。維納斯之美是舉世公認的女性人體美的典範，超越時代的女性永恆美的象徵。（「軀幹之美」之中篇，標題為編者加）

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香港演出追記



人與事

丘樹宏

這是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六日，正好是丙申年中秋節的第二天，「莫蘭蒂」颱風後，維多利亞港的晚上天氣清爽。尖沙咀的文化中心內，由蔡冠深基金會呈獻的紀念孫中山一百五十周年誕辰暨國慶音樂會在這裏首演。

音樂會於當晚八時舉行，大批政商界友好出席，並於演出前舉行了簡單隆重的祝酒儀式。本人作為演出合作方中山市政協主席和當晚節目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的主創者，也出席了活動。蔡冠深在祝酒儀式上致辭時表示，香港作為孫中山當年接受教育及進行革命鬥爭的重要場所，自己作為中山鄉親，此次與中山市政協合作推動《孫中山》在港首演，是希望為慶祝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出一分力。是次音樂會形式創新，「聽音樂，看表演」的輕鬆形式亦更易為年輕人所接受。

《孫中山》是二〇一一年廣東省及中山市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重點文化項目，運用多媒體手法，將多種藝術表現形式與音樂相融合。此次香港的演出，是《孫中山》繼在廣州、中山、北京、吉隆坡、珠海等地之後的第七次公演。

當晚的音樂會由兩大部分組成，上半部演出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組歌分為《翠亨村》、《敢為天下先》、《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博愛》、《天下為公》、《中山路》、《中山魂》和《世界潮流》等篇章。下半部是《黃河大合唱》選曲。

《孫中山》交響組歌由香港管弦樂團演奏，國家一級指揮、上海歌劇院院長、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及指揮系主任張國勇擔任指揮，女高音宋元明、男高音楊岩和張學梁、男中音袁晨野等演出，聲情並茂地詮釋了孫中山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在香港觀眾

面前成功展示出孫中山先生的音樂形象。

現場觀眾對《孫中山》聽得如醉如痴，掌聲十分熱烈，持久不斷，終場時觀眾要求演員返場加演多首歌曲。他們說，今年中秋真是不同尋常，我們似乎看到孫中山先生又回來了，他炫目的光輝照耀着整個香港。

香港的中山鄉親楊貴一、蘇繼滔興奮地說，作為中山人，能在香港觀看《孫中山》，特別驕傲和自豪，更深切地感覺到作為中山人的角色和責任。許多觀眾都說，孫中山的精神，鼓勵着香港人要敢為天下先、團結奮鬥，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香港。

孫中山當年的日本好友梅屋莊吉曾外孫女小坂文乃專程從日本趕來觀看演出，她說，在香港通過不同的語言、通過音樂的方式，更好地了解孫中山不朽的一生，非常有意義。

香港管弦協會副主席蔡關穎琴說，

這次活動專門邀請了多國領事觀看演出，他們都十分高興，覺得通過觀看中國人用交響樂的方式來演繹孫中山，這種交流很明亮、很入心，希望能有更多這樣的機會。

而參加演出的演員，包括樂隊指揮張國勇，都覺得在香港這個特別的地方參加《孫中山》演出，倍感幸運，更在演出中深切感受到孫中山的偉大光輝。

蔡冠深二〇一六年推動並組織香港連場紀念孫中山的大型活動。而早在二〇一一年，他在香港成功策劃組織了「溫故創新——孫中山與梅屋莊吉」展覽，展出了近百件珍貴史料。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作為東京中山論壇組委會名譽會長，蔡冠深應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日本孫中山文化基金會邀請，在東京中山論壇上代表組委會致歡迎詞，並發表了以《孫中山的中國夢和亞洲夢在今天的意義與價值》為題的演說。同年十月底，他還出席了在日本九州島舉辦

的孫中山論壇，並宣布於九州島大學內捐資興建蔡冠深文化中心，傳播中山精神和文化。

至此，《孫中山》已經在海內外演出近十場。在香港的演出，因為演出團隊的綜合素質極高，所以我的體會特別深。在港期間，我寫了《今年的中秋，香港日月同輝——寫在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香港首演之際》這首詩，集中代表了我當時的感受：

遠遠地窺探了一下／「莫蘭蒂」識趣而退／維多利亞港風平浪靜，獅子山聳立岿然巍巍。風去了雲開了天空浩浩／鳥飛翔魚跳躍海風輕吹／伴隨繞樑三日天籟之音／一輪久違的太陽款款而歸。

風吹過雨打過歲月經歷蹉跎／從未忘記這裏的山這裏的水／一百年的滄海已嬗變成桑田／金紫映照紅日一片明媚。

這是一個怎樣美輪美奐的中秋啊／從早到晚夢想總與你我如影相隨／團圓的歌聲溢滿銀色的夜空／中秋的香港，今天日月同輝！